

西山日記

西山日記

卷下

荅西丁元薦長蘅甫著

古道

臧損齋先生以儀郎爭大禮灰杖下子方三歲遺命曰勿與應璧分財勿與商臣爲友應璧者胞弟益齋公也折產時益齋籍而上之寡嫂曰惟所欲餘者以歸我古人哉子孫富貴繁衍有以也商臣革大理公與損齋約同疏尋中止故臧遺命云云未幾革亦以爭大獄受杖謫靖江丞

荅上有兄弟爭田數十年不決者訟歸道遇嚴溪亭先生風訴之忿忿見辭色先生忽墮淚兄弟驚問故先生曰僕

有長兄棄世已久夢寐欲見之不可得吾見賢昆玉戚戚心動故不覺哽咽爾其人起拜曰吾兩人真禽獸不如矣遂相讓爲虞芮之田

孫木山比部如洵太宰清簡公幼子也第後過李玄白許布衣携一孱僕玄白偶他出家人跡至舟中蓋做舟也後玄白至其家其子自行酒玄白踉蹌不能當曰此先世相傳舊規陳恭介于若孫過謁予力不能買舟強半倩夜船來此浙西所未有也

海忠介爲南御史大夫時對左右曰洪武時諸御史有不法者都鄙史時予杖欲按故事行之諸御史股栗未幾卒

於官許司馬往哭之一切帷帳被褥皆用白布筒中止餘
俸金數十包各書曰某月餘俸若干不下數金前輩節操
如此

張東海先生汝弼守南安入覲謁王文恪公適公以他冗
不時見公卽就几上塵封手書曰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
南安太守叅拂衣歸謁出伯虎伯虎方與人奕得刺謝
曰吾竟局卽來訪矣東海歸臥舟中伯虎報謁夜且半卽
捧足臥比覺方知伯虎也後作吳中一段佳話

沈與州封公一日素巾見客客問曰先生有服乎曰族有
姪女出嫁者从客曰是亦可已乎公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也三年之喪士大夫內服宿娼者多寧服總麻禮之蕩然於今也莫知底止矣

許司馬先生携子廓如弔胡中丞之喪舟宿夜半解維歸先生呼廓如曰吾家有一姪女嫁於此昨冗甚失候之將奈何廓如曰請以異日先生曰不然汝姊貧且弱我過此不一候鄰里必笑之呼燭作一啓具一金申意先生之厚德時於忽處見之先生即駕部時歸安有初選一博士杜先生偉客也先生與納交適病邸中先生袖藥劑往候之天暑矣扃戶厚絮長臥床褥間先生呼其家人悉去之病稍蘇往返十餘日乃起赴官先生再生力也終身不齒

及

沈中丞觀顧之封公除夕獲一偷兒乃隣家子也陰諭而遣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爲盜公終身不言姓名顧涇陽先生在選部時爲一窮交所賣幾負官謗先生終身不言有問及者徐曰人豈無平生耶卽季信未嘗一字爲兄辨也其人尋捐館先生存卹其後聯姻姪情好再世

彌篤

文徵仲先生與吳中一貴公子友貸其百金業償之矣公子忽以其父來候文者二徵仲仍貸百金還之不言所以貴人檢遺借知償金事謝而返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吾

視此類此矣

唐漁石太宰總漕時歸謁母舅朱公辭焉朱故以貢令崇明修士也太夫人語崇明公曰何故拒吾兒不應總漕公翼日詣舅黜堂下崇明良久出毅之曰吾見昔行李狼籍是以不欲見也曰甥有書齋籠中寧有長物哉崇明正色曰若獨不顧瓜李之嫌耶

王文成以新建伯歸里會嵩呼貂蟬騎出道遇張司馬邦奇公文成下馬侍立司馬從輿中拱手呼伯安老夫偕矣前輩待父執如此

江陵奪情節爾瞻先生受杖闕下馬健庵公令一隸負之

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隸哽咽不及出一語涕泗交
頤當時臺省之不如隸者多矣

嚴分宐延一館師烏程紀公濂胄于世蕃欲貢緣中其二
子以諸名公所獎借課藝令紀呈之分宐分宐愀然曰以
諸孫奉教異日或可望進取目前尚未成材無欺老翁且
兒子已過分矣安敢有他覲耶事遂寢此江陵以下諸相
公所不能及者

李臨川先生候徐文貞公於家刺入文貞束帶率其諸子
太常尚寶迎候門外欵洽竟日坐至深夜文貞忽起立曰
臨川老夫請給一假蓋欲了一報言也須臾卽出偶語及

廖道南中允必稱先生官至首揆年八十外其謙厚如此
臨別細檢客帳被席及虎子之類周悉詳慎真後輩模範
也 徐文貞薨有一老友來弔之不哭亦不拜但以手所
携杖叩其棺曰子升吾不久且來矣

江陵時張饒山緒以鄉同年入謁江陵延之上坐饒山歛
手曰大將軍門下有揖客不敢虛讓也江陵亦不忤

顧司寇應祥大叅時有一部使者延之酒將赴席東帶請
於二人翁媪方對奕翁將敗局公從旁點之遂勝媪大詈
跪公而責數之曰若目中無母耶何以偽助翁公不敢辨
良久乃起此細事然亦見古道矣 公上公車時父子輓

廣柳車而北及第理饒州陟錦衣幕敝衣冠見閔莊懿遊
對問曰願生何貧甚也吾貸生十金公曰請歸問吾父乃
敢拜命謀之太公不可曰兒必出守方可償金寧忍之古
人操持多類此

外大父有從父覓劉清惠公妹坼也脫大父贊厚殺一奴
構之當事者不直覓反坐其內子求援清惠清惠不可女
弟赴水請死清惠曰吾却負李四翁不得蓋曾外大父覓
也又數年候覓獄中叩首泣曰老夫不能爲若計郡守以
公故覓減戍然清惠未嘗出一字也 東山有四水菴古
刹也清惠諸子欲攘其地請之官地方諸不平者攘臂起

外大父爲首清惠托言掃墓至平陵避之訟已地還僧清
惠乃歸外大父往謝清惠無一言及前事歎伏竟日

邵大行某孝廉時卽抗節不入公府郡守石梁范公某時
來訪公具脫粟飯具賓主禮而去嗟乎此風今不可復見
矣 范公守湖時躬至諸生沈竹溪某家再拜延爲子師
一日守至生舍投一刺呼其蒼頭曰昨有齋數百金請爾
主居間爾主堅不受吾故來謝沈之節守之察爾見之矣
陳梁溪守吳興時適沔陽守吳公福之喪躬往弔焉遂蒿
滿庭短牆敗壁脩然也已至徵士某率諸生再拜而去
梁溪守郡時郡後有諸生婦哭其夫之喪繼歿者公中雨

邑長三學生儒躬往弔之再拜奠賻有加禮時有一婦以床第積穢係獄公裸而責之飾婦之門

朱觀察軫如蔡子木門人也分守浙西時按使者蕭公廩巡若上觀察請曰先師蔡司馬葬有日矣適迫明公蒞事之期某不敏自顧奉命承教之日長報先師只此晷刻爾敢告兩日假使者心亮之

沈戎政思孝以得罪江陵戍電白道江左左使徐公中行故與沈厚請假潘中丞送之豐城蒙仗三日夜而別且訂婚姻之約二公皆未有子也中丞贈沈傳符囑之曰某義不可不送明公勢必不可行沈亦心感之每歲候沈封公

於橋李投以晚生刺蓋殊禮也此二事皆末世所絕少者
錢孝廉某南離先生弟也壬子爲學使者首拔出遇一老
友試劣等孝廉慨然請於學使曰某生受業師也今應正
貢不幸以劣等停廩某願以應補之廩讓師老友竟得貢
而孝廉以是秋歌鹿鳴古人哉客外公車惜也其外孫馮
銓發乙卯解

朱兆隆相公乃翁東山長者也少年師一僧以醫遊公卿
間至老且子貴矣歲時伏臘必設饗事以叔禮可謂厚德
其醫不必盡効每投刀匕必蚤夜在候之主人卽意不在
我不知也天祚善人信哉家孫亦爲吏部郎

金璫于氏庚辰子始納交長孝廉卽中甫封公次兵憲次儀部多恂恂長者手足友愛至老彌篤孝廉病劇兵憲至慟哭于家祠願以身代儀部以救趙高邑左遷安吉作杜門讀書不干戶外事清修幾三十年每宦遊子弟留家中卽委之一從父繩督如子此末世所僅見事癸甲後此意漸替今家風又一變矣

李中丞守郡時學使者關中喬壽齋先生因阜公嚴執法偶褫吾庠徐生梅爲邑博士所誤公論不服也中丞入覲先大夫時評廷尉具爲徐生白寃狀中丞歸郡卽請於學使者還其青衿卽徐生不解其故

癸未予輩從花林李先生思傳與其二子同席先大夫以南瑞兵使赴任李先生携其幼子赴儒士試相會武林先大夫曰某與學使有舊力能爲郎君地願請其名先生力辭焉李先生攻苦讀書終身不敢望一青衿天也然辭者與請者目前終不可見矣

李古冲先生默以太宰赴召一夕駕輕舟訪劉南坦翁翁卽借其舟送至峴山烹一羊覓一尊相對爲竟日談臨別贈以鏡一銜「寓規諷意」

妻祖臧益齋公將貢時長公堯山先生繼芳已爲水部郎矣公誓不受封入太學肄業讀監規不能成誦大司成如

例杖之此古道也六七十年前風俗朴茂守法與執法者類如此

孝豐吳若源御史與紹興某守厚善吳公子往居間守大怒廷責曰若富家子少年不讀書乃渡江作此無耻事耶杖之十留衙齋日課一題公子窘甚涕泣求歸數十日後方許嗟乎此真父執也 中丞維穀若源公長子也少年令江陰性傲僻中丞某來按郡乃其父同年刻意裁抑之欲予杖令不受曰願罷官去毘陵守解之曰令少年強項守願携之出令三思守乃固讓曰若上有父母出處安得自由少年不能忍負氣拂衣異日能無悔乎若試清夜熟

簿之明日守携令受杖挾之五令後郎比部會試同考江陵相公平湖太宰汪司馬皆出其門官至黔撫居恒歎曰吾一生受用此五挾

李臨川尚寶樂與范司成善司成有愛子曰瞞官私以二百金寄尚寶曰俟兒長成幸與之司成指節數年瞞官甚無籍尚寶歸其余于吳夫人夫人初甚喜已訝曰老悖酷愛庶孽寧止二百金哉更索之尚寶瞠目不言又數年吳夫人得故籍所寄李止二百金乃悟往謝罪方青山發難時囑然不滓者尚寶許司馬潯上朱宗伯及子四人而已江中丞東之大行時有一同年郎比部染疫妻女童僕歿

者什九一子尚在襁褓中丞往候之抱其孤以歸比部氣
將絕叩首床第問江未出門瞑矣時長安最苦疫傳染一
家多怨之曰君爲友誼篤矣獨不自爲計乎中丞焚香祝
天曰東之止以一念熱腸妄自比古人天幸見憐與孤俱
生卽不幸願俱歿無憾竟撫其孤而還之古人哉

管東溟先生志道初舉孝廉輒稱貸數百金積米人間之
故曰吾此行必聯第家貧勢不能不取故預爲養廉計耳
將上公車爲里人居間得五十金第而歸卽呼其人還之
其人曰向得公幸不歿何故見還先生曰汝罪原不至歿
吾安敢違心隱恐此亦古人事也

董宗伯初歸家人多不法宗伯間庇其家人地方側目時
攘臂曰我輩只得告愬唐大人宗伯稍戢唐大人者一庵
先生也諱樞以比部建言予杖講學茗中

石楚陽中丞守吳郡時日閱李官爰書提衡焉太倉有陸
生無辜罹重辟公卽糾正之立與歸免後守坐中丞之劾
會勘事在李官力爲申雪中丞長公令長興時陸生子感
恩詣謝令曰君無心乃公若李官纖毫芥蒂吾父且不免
何有於君父李官者中州袁公可立令節鉞登萊者也

楊文貞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勸
公出不從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毋宏人

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壞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

文衡山先生精於書畫尤長鑒別凡吳中收藏家求鑒定者雖質物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書求題款者卽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

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年至九十而聰明強
健如少壯人

錢玉川游成均時與同舍生醜金爲會後宦歸同舍生死
且三十年矣其子貧亦不知公前所負也計子毋倍償之

友義

臧損齋公身後孤漸長以無父失教蔣太湖先生慨然曰
此吾責也至其家課之數年束修不受一金此卽舜田公
也每有過蔣先生曰積楚恐加孤兒相對涕泣不食弟子
亦感化

劉清惠公聞李古冲訃哭且嘯爲文祭之臨祭適適家子
施君至公曰麟老矣精神不能格吾友子少年幸爲我佐
之命施君讀哀詞公愀而醉且哭且醉竟日始輟奠 孫
太初全真子也居恒擷菖蒲花作清供清惠公強之娶初
婚夕適床走曰元瑞畏我誤我數月仙去尋生女葬掛懸

堂後每佳晨令節清惠輒携壺至山下呼太初麟在此以酒酌墓三酒淚而去

田文襄公一清性豪奢燕居褻服盡錦綺林貞肅俊喜布素二公雅相善也一日貞肅謁文襄門者報曰有一老學究敝衣冠來謁文襄訝曰此必林司寇也更衣出迓貞肅罵曰若必向質庫索敝衣不得故良久乃出爾前輩多畏友所謂法家拂士也

繆仲淳北遊毋夫人僑寓雲間康孟修許繆毋忽病痢孟修夫婦百方周旋晨夕供奉如子媳惟恐其起居不便至穴壁窺之進一匕飭色喜否卽食不下明臨易質與孟修

諫曰吾兒雖北遊有公在如吾子吾目瞑矣及棺歛以所貯自用羨木蓋其先司理南濱公自川中携歸者也

稽太史世臣駱太史文咸同年也駱候稽中道徒步至稽駱問故駱曰舟行適觸岸潰數尺土人攘舟去矣稽立遣人還其舟河下有一米船駱問曰此何爲者稽曰里中有訟者願吾力居間故以此謝曰兄受乎曰方欲還之以客至且止駱大笑曰我爲兄立成此高誼合蒼頭代駕舟還其米前輩責善真率如此

甲午夏曾子健延尉送予城外浮屠語次及史玉池于中甫託予調停其間予曰不能也予性鯁二兄我相重非口

舌可解者于健述鄧定宇先生與同館生偶不合二十年
後忽相見皆變色定宇先生自反當年教嫌原非有根何
以久而不化却此福衷此念一動相對者亦覺色和此是
處朋友要法兄歸幸以此語二兄予至今佩其言

蔣恭靖公瑤有一老友貧而落魄無子一日雪中與婦同
向火門外有叩門聲則恭靖徒步至也出二金以贈其人
沽村醅蔬腐相對爲竟夜懽前輩厚德多類此

鄒公汝愚卒於石城吏目劉忠宣以方伯按部合吳清惠
延舉不出遂叩其故方爲汝愚治棺殮也忠宣聞而賢之
古人交義如此

陸學憲時雍以營繕郎督三殿工成世廟獎勞賜茶一
竣事例坐陟京卿適病瘖偕同僚潘某代其夜直潘核諸
入直者拱一揮使則武定私人也袖中懷一揭立終歿時
上入武定言潘竟抵罪陸公度不可救不平曰吾實累潘
忍生親手疏劾武定險橫諸不法狀亦不敢及潘事也上
閱疏擲諸地者三尋與杖謫嶺海越數日忽有旨潘某著
照舊供職真聖明哉陸公可謂不負友矣

沈啓南周易箴時王文恪公適罷相歸卽命駕往候啓南
強起題黃鶴白雲四字賦絕曰黃鶴白雲踏雪公此棧
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萃如海且向山中訪病翁投筆而

道

黃賓王以立儲事發密揭下緹騎獄困於押者三晝夜有
老卒時時暗黃曰吾嘗服事海忠介幸公努力凌州閣上
標名也語畢淚歎歎下鄒文選觀光慮黃不能堪或自裁
詐爲買人冒險計入獄多方慰藉之已至其寓見黃內子
滄泣曰吾夫必死矣妾先仗劍待地下鄒曲爲寬解縲後
以光祿少卿客歿曰門賓王捐三百金周旋後事此交遊
中之最少者

趙中舍士禎少年以善書漫遊京師與沈比部絕父先生
喜先生將赴杖出所愛佩刀玉書鎮與訣沈受杖趙日夜

以背負之幸不歿相從至彭城忽二縱騎促趙甚急人皆
疑其以比部故比至則中貴人待其所臨黃庭蘭亭諸書
獻諸上時以朝廷喜學書故急召之見便殿給筆札命二
中貴持巨牋一幅跪而書之趙買勇一揮焉上稱善賜酒
食再書四大字命以中書舍人待殿陸明日謁江陵公曰
此內降漸不可長也若應辭明日辭官上口何辭爲曰張
相公命也朝廷不憚曰一中書疾不能主耶命兼二俸江
陵癸未之禍兆於此矣

故事凡受杖者必得一二人經紀其事江陵時吳趙二太
史以叅論奪情予杖闕下同官同鄉皆引避堅不赴梁溪

秦餘山柱擬身任之多方調護於血肉淋漓中諸按訖曰
君何爲者公慨然曰我秦舍人也竟引疾歸徜徉蓉湖者
二十餘年子延蒸癸丑登第令豐歸化有賢聲

陳祖阜以貶鹽事致麗大辟此事陳實不在冊中也士大
夫以太常故共側目于阜幾屢夾獄中初議獄時獨陳梁
溪存一公案朱平涵太常本房門生也嘗謂子曰陳生可
以不夾獨吾師愛阿堵也甚于子故久而羅織者愈衆太
常拍筭平涵呼其綱紀解事者曰若主非二千餘金必不
能出肯以相委惟吾所爲亦不難平涵百計經營陳竟出
獄事畢叩首太常柩前曰願爲公子計心力竭矣敢以此

報師有纖毫染指者如日陳後持二十四金謝平滴悉捨
浮屠修淨業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
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走
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請之猶不決前忿羅以他事械
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庶僚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
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
施云然其一至海每問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
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

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歿生之際乃始
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
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授筆曰對山
揀我陳書山爲能揀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面不爲良友一解答也遂詣瑾
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
得先生來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
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幸高力
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手瑾卽請爲先生脫
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

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
起謹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幹旋之海遂
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

吳公廷舉篤友誼見良士必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貢入
太學公奇玘玘病疾兩僕公日爲煮粥負登厠一晝夜
數十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
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義俠

當吳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無敢近者臥廣柳車中夜半達通州四顧扁戶忽一賈人張姓者乘車大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檢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宰猪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而也或恐之曰若不畏江陵耶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悉聽之禍亦不及再申秋余與馬比部過其門見棹拊纍纍掛左右壁余以一刺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君沒久矣比部拜其墓墮淚

沈君典以爭奪情謝病歸時寄典挾邪酒次非紅裙不歡也一日至新安一富室與貧生構以二百金私君典求解

於郡公君典曰諾酒後妓浮巨觥君典踞請曰妾願一
言君典曰惟命妓曰相公負海內重名乃爲富室下石貧
生耶且相公擲一官如鴻毛何二百金爲君典立自責致
書郡公反前語貧生訟大勝詣守謝守曰此沈太史力也
來謝君典君典語之故因出妓見生與交歡越十年妓亦
爲人所構下蕪湖獄生謁燈救之乃免此可作一傳奇後
生輒以挾妓爲風流且藉口前輩吾故揭二公案

邵生或後當事者并欲殺其幼兒以事屬邵姻家陰毒之
奄奄床褥矣伯和挾一灰友夜半至某門踰牆入抱兒出
付友時邵氏有二婢侍兒伯和心計曰婢不歸異日事必

泄復入手挾二婢出又問婢曰乃公有一寶劍安在婢曰
在床頭復入取之出入凡數次如入無人之境明晨抱兒
在家復向某家索兒其人窘甚不敢泄前事壯哉杵臼程
嬰何以過焉伯和時爲予言之氣尚勃勃惜其落魄以老
不及爲國家効緩急之用命也夫命也夫余問伯和邵生
芳奇才何以不能自免口有勸之遠遊者以床頭駁少艾
橐中金不能走神龍有欲猶可醢也信哉

沈少卿中丞季文丙子冬與伯兄季問同計偕遊挾邪間
中丞少年掄魁諸妓爭昵就之獨一妓笑曰此少年郎耳
心愛其長公訂山海之誓第後令商城卒於官妓爭騎往

哭之有俠士風商城公負氣多睚眦一妾有外行公白晝
殺之火其居方置酒會客神色自若若得志處仲之流也
中丞避舍多矣風塵中有具隻眼如此妓者不可抹殺也
陸大行少白狂士也與吳之彥共里之彥虐其族叔少白
持一鐵鞭斬關而入之彥急走後大署其鞭曰此鞭專打
吳之彥可決濁世之憤

方希直先生灰魏尚書澤是時謫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
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爲詩曰筍輿
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嘯清猿墮
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

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王紳子徐初從學方先生靖
難後嘗欲與方先生表姪鄭瑀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
葬不可得坐逮繫獄幸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徐徐辭
疾讀書青巖下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謝方不閔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諱收
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執義學
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
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正表章遜
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
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韓孝子守忠孫某習農負薪爲生其庶母通於少年某蓋世族也某慮勢不敵化終不能報晨起持鐵錐伺仇山僻拉殺之鳴之官某慨然承服令問何以殺某不應拷掠至死終無所言蓋爲其母諱也丁子曰孝子有孫如此勝狀元及第矣世服以固固桎梏爲辱忠孝節俠以九死爲榮吾故表而出之

元末蔣毅之父以賢雄湖濱訓練土人萬餘保障一方封民兵萬戶侯仍建義學義田延楊鐵崖先生維楨爲書院長稱義門蔣氏焉太祖初起毅率鄉兵首附由都事歷官刑部侍郎至今子孫繁衍爲望族近有二孝廉嗟乎以今

之時得侍郎父子地方安枕矣

閔午塘身後有一好僧持諸公子陰事甚毒甲中游翁負氣俠公子陰以僧事告曰願爲我報此仇然亦止借柱後惠文中之耳一日游至閔請開懷中持一禿首付之閔愕然汗浹游投之河中

黃貞父封公有門生樂讀書不成去學劍一夕月明中游河堤上見一人出入戶內傍徨數次叩之故曰吾妻與人通奸意欲手刃之力不能問曰若意果決乎曰決矣借其刃斷二頭投之湖中謂其人口速去速去 曾大母方氏有一猶子負氣其妻爲人所奸手刃之鳴于官官亦無如

之何祝髮爲僧曾大父制觀音堂于湖濱延方焚脩其中
貌甚猙惡地方人呼曰老菩薩八十餘而終此三人者皆
將材也今不可得矣 族祖有諱武魁者多膂力負氣臧
黃門咸時多所凌錐魁獨與之抗臧無如何有翁子無賴
爲盜魁飯而手槌殺之曰誓不留此種以辱祖宗亦俠士
也

格言

壬辰予遇達觀和尚于昆陵一舟中予叩之曰生平患性
急且不能忍辱和尚曰性急者不淡心也不能忍辱者不
自重也予曰不忍辱由我相勝反不自重耶和尚曰問時
出門還諸大猩猩相向若夷然不校看得我大物小一切
榮辱俱放下矣予淡味其言時月明鼓棹夜半淡談和尚
高聲朗吟一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物可思維夜
來處處鳴鐘鼓敲破獨儂人不知亦奇男子

予癸巳謁廷見朱鑑華中丞問曰子當爲何官曰例宏令
懼不堪願改教公正色曰令以治天下者也教官以道化

天下者也子顧難其易者適易其難者乎

吳門一大老營一壽藏術家議不一吾友蔡無辱曰此事難言須與玉皇大帝知會地藏王菩薩考察其生平功罪方的量予地登官師所可臆度予以爲名言 蔡無辱云人家子弟少年驟發科名他是不幸吾子不敢厚望其進取恐其造業也又語予曰貧家子弟不中也得若兄既有此家世諸子却中不得此兄不如我處

李臨川先生藥口世家少年子弟有才便不是好消息非賢父兄加意繩束便是爲惡張本

洪武時吾邑有潘長壽者以糧長役京師時正遇高帝嘗

呼例應朝見口稱長興縣長解一名潘長壽高帝大喜授
以御史諸御史不服尋陞都御史御史心薄之而不敢言
有一巡按奉差請教於潘潘曰若去時莫驚壞了人歸時
莫淡壞了人此事不見正史其言甚有味恐今之爲大中
丞不能出此語也

蘇州有一郡守初任諸里老廷見中有一耆宿問後伸二
指作隱語太守叩其故度不能隱察里老以實對曰謂使
君爲第二等太守也太守變色曰何其人口使君初到不
問百姓疾苦先問錢糧是以爲第二等也至今爲名言

張差之變有以風顛寬之者有以借題友戈於請劍者繆

當時時爲庶常大書於邸報之首曰借題二字箝忠臣議士之口風顛一語長亂臣賊子之心時論大快

楚中一新進士謁本房座師蓋黃門某也曰可以做天下事者宰相譚天下事者諫官我師身爲諫官又出首揆門下安發憤盡言黃門曰姑稍待曰師萬一轉太常卽欲言無及矣又曰欲正言無諱先自正已始夫人所以不能無濡染者不過爲美田宅計爾海內民窮財盡勢將鼎沸目前美田宅必且爲屯田營房得無愚乎黃門愕然蓋中丞石楚陽公子諱有恒字雲圃令長邑死於甲子之變

周敬松爲太宰有詢其品於相知者曰清謹曰果爾必有

大裨於銓政其人攢眉曰是何言也居高位而止且謹稱
必左右顧盼縮胸多遷就卽夷齊何能爲

楚人李若海語繆仲淳曰凡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
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神不可馳騫盡衣
食不可受用盡吾淡有味乎其言也

余以骯髒不諧於當路朱文寧曰凡公祖父母吾輩須善
張之此二字最有味

海忠介以奇節取重一時凡縉紳論事必藉口忠介文貞
曰出剛峯之口者可信也入剛峯之耳者未必皆可信也
滾珠如尚寶語帝仲章曰以做人之心做官必壞官以做

官之心做人必壞人其言直捷可味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
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
也

夏公寅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
京竝建其勢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宐
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宐選大臣
有資學者鎮守二邦調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
出自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薛文清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

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與談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潛溪朱太史歸田日鋤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劉忠宣語陸吉士溪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級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陳獻章恐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爲速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

愈勵過一百恐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
傾敗立至

王端毅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
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
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
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廢以此雖有異質
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
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
用耳

邵康僖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

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

章公澄爲御史大夫務持大體日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正論

許司馬先生與林憲副梓鍾光醜化民及從父連叔會講
武林講畢司馬左右顧曰諸公何以教我憲副公曰弟何
知只講見利思義四字座中有面赤者

景泰中林聰以爭易儲事下緹騎獄幾歿胡忠安公淡稱
病請亟歸里上遣使慰勞公謝曰老臣無疾聞欲殺林聰
驚悸欲歿林以是得免

辛亥長安宴客有演古荆釵者錢安撫考訊錢玉蓮鮑山
父忽震怒大諱之予戲曰兄欲顯祠郎手段耶山父怒不
已錢玉蓮好勘問的予解曰此戲耳山父曰卽戲也使

不得遂爲罷席更數日語次怒未聚嗟乎如此肝膽安能
容於時局哉癸亥予家復演荆釵終席如見山甫凜凜相
對

陳莊靖瓚爲新鄭所逐林居者十餘年有惡新鄭而蟻其
守者莊靖屹然曰新鄭實不貪只是睚眦太重爾前輩平
心如此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日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賚各有
差文定公聞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淵淵之役凱旋宰相寇
準以下素服待罪朝堂者七日相對張然

汪直亦奇人也嘗稱贊於新安一老先生貧困無聊走海

外將發別先生曰何以教我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巽顏
之邦行矣直拜而受之市海上一切貿易口不二言島外
爭北面事之勢漸盛遂入寇至釀大亂

又一典史爲按使者所逐解衣受杖大呼曰打死典史某
不服使者曰何曰典史受賄以鉢兩計動輒坐之曰賊大
人取至數千萬曰無碍官銀典史死不服也使者無以應
管東溟先生數責江陵五大罪一曰滅父子大倫二曰斬
先聖道脉三口亂制科大典四口殺言官以掃公論五曰
尚刑名以賤元氣以告邵文潔文潔歎曰吾不能爲吾師
解也

神宗選后初得徐姚孫氏女盛裝入諸王館馮保曰未后時業已爾爾後日入宮安得許多珍異滿其欲乃竟罷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則親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授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富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兼介乎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
淡忌者

清議 附規諷

今天下亡論君子小人輒藉口清議其孰從而衷之曰吾
從衆雖然孟津之會諸侯赴義者八百國佐以周呂之聖
焉而誦於墨胎氏二子奈人十萬之師勢如摧枯東海一
布衣奮袂而數語立却又何以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
不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以不言公卿大夫
曰大道隱清議在野而世一切抹殺之曰好名曰黨嗟乎
彼突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寧暇阿私所好恃
恃名高哉熙寧小人一剗元祐諸君子快矣至舉朽骨而
甘心焉今日榜朝堂明日立石殿門上下狂逞如醉不顧

鐫安民二字者石工也薛文清以忤閹振幾歿西市慟哭
稱爲關西夫子而出之者振竄下養也沈少卿鍊令溧陽
按使者白簡具矣一胥吏泣請曰是循吏而強項者也吾
儕小人寧死不能搦管事中寢少卿後叅金吾軍事上書
糾相嵩賈竒禍直聲震宇宙鄒黃門元標論江陵奪情杖
闕下長安士紳亡一人收採者馮文恪令一隸往偵狀隸
踉蹌報命涕泗嗚咽此以數行淚爲清議者也正德中劉
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州戒毋犯馬端肅里入泌焚焦
相國第則盜賊亦有人心邪萬曆辛卯吳令某弔於同年
某某女弟要津蘇戚也從帷中望見令曰此子當登第耶

其兄固問曰後數日當自知亡何果銓部矣令尋爲守所
持中丞左令逐守當是時清議縣於一女子又安問梁公
之姑恭靖之姊乎異哉彼所謂突如勃如者也周監不能
防秦坑不能燬漢黨不能格孟子不云乎無是非羞惡之
心非人也性也一念千古片言揭日月故曰清議丁子贖
日良久拍案起曰吾每念及此輒顛泚門人避席問故丁
子曰惜乎吾爲爾時之爲公卿大夫者地也或曰彼方尋
黜自號清議而子何諱爲嗚乎惟其自謂清議也乃其所
以私也而又廣爲厲禁以創此如綫之昧乎天下不爲盜
賊所竊笑哉悲夫

陸文定公平泉一日同詣太史謁分室前趨者覆其庭中
菊公舉手曰莫翻倒陶彭澤

顧涇陽先生詣太倉公公曰近有一異事閣中稱是外論
必以爲非閣中所非外論必以爲是涇陽先生曰某亦有
一異事外論所是相公必以爲非外論所非相公必以爲
是公不覺大咲

熊太史效樸負氣左遷別駕江陵勞之曰子之藹吾實痛
心太史對曰丹溪有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然

文庫

蔡于木司馬少年雅負才常爲人作一誄武林一前輩曰
蔡生有意古文詞乎須識字間者咋舌曰何日子不云乎
古者賤不誄貴少不誄老古人慎重如此此得自老友范
心葵云

李于鱗攀龍解組後構白雪樓樓三層最上其吟咏處中
以居一愛姬妣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投
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舫雇渡之否者遙語曰亟歸讀
書不煩枉駕也千古詞人傲骨青白眼多類此至弇州同
轉廣交游然聲譽亦藉此起

舟州先生浮沈詩酒官至八座獨於阿堵不屑染指老而
哭其次公太常日不比老夫他日去一坏黃土付兒曹三
復之清風襲人

錢南離先生鎮未遇時兄讀弟費弟讀兄費許司馬兄弟
夜讀相對燃松子代燈勵志苦學有古人風

陸九淵聞靖康之難輒剪爪習弓矢日終日馳射不失本
領張子厚少年談兵一變至道二先生始不爲腐儒

祝京兆允明穎敏博學有聲成弘間世所推轂以其書法
混跡陸博酒色其一假高道豪曠人未之知也有子某登
進士讀中秘書出爲少郎位至通顯至今人稱京兆而不

及黃門可惟也京兆故與李崆峒先生善其子以黃門典
試便道謁先生先生先索其試錄觀之大呼曰視希哲乃
生此兒良久出一茶而別其呂黎之袞乎

唐六如先生寅天才宏放負奇自喜舉鄉試第一當會試
爲同載生棘累罷爲吏放浪詩酒山水間多奇僻踪跡詭
異嘗一赴寧王聘度有反形佯爲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
十四夫以孝廟之寬仁也程篁墩學士之重望也子畏之
高才也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寬文法於耳目形跡外制科
之嚴如此當時無敢有爲唐生稱寃者令淪落不羈資志
九原尚哉讀祝希哲誌銘千載墮淚

歸熙甫先生有光生平喜讀書沈酣於經術及司馬子長以貢舉應天省試第二人行年六十始登第新鄭極愛之欲授子館遂公弗屑也知者曰公之才不宜令且老矣安所屈首簿書公不憚來令長興疆項獨行其意旁邑一豪貴縱舍人兒橫行呂山公絕以法竟戍之上官不能奪也又爲邑城倉橋亘以石梁漕艘不得倚衆恣橫民至今思之以順德判去尋擢太僕丞司制誥新鄭意也竟爲臺使所軋鬱鬱不樂卒於世廟中七才子以西京開元建旗鼓中原而經學誦公以老孝廉堅守六經壁壘居然大雅稱名家其自負不在毘陵下

吳文恪公自童丱積學有素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爲先至其爲文根柢則以經傳爲之主波瀾則以遷固爲之輔以太宗在北京有白鵠之瑞禮部及府部例各進表不當意命尚書蹇義持以示楊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陞以有儀後云與鳳同類馳騰於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圖義以進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鵠

李西涯當國時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獎或朝罷或散衙後卽群集其家講藝談文歲以爲常一日有門生歸省西涯集同人餞之卽席賦詩爲贈諸人中劉汪石潭才最敏

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桃
衆人傳翫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
衆愕然西涯卽援筆詩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歎服

弘治初北地李獻吉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
賦尚國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
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
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固冶精融而景明藻
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景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
及雍大記嘗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
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徐禎卿諱

昌穀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勿論也北地李夢陽方以文推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恠楊雄反騷作反反騷賦其詩操縱六代而出入景龍開元間有迴功集談藝錄行於世又與王文成談致知之學無年不竟所志

楊升菴少負才儁細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愈淡未幾以議大理不合譴戍滇雲遠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於適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曉局絕世務時與韻士浮鱸游鞦韆金碧林木之勝人間斷簡與篇延搜且殫行遊飲嘯吟披不輟獨舞之暇著書五十六種狀

疎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真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陳百家言讀之務鉤其微抉其精取恆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積學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也

郭忠武元登詩爲武臣之冠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血腥句

師模

陸公震亨出章文懿門下爲令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荐爲令有清望文懿愛歲荐者而辭不見陸陸因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晚也後陸以車駕郎疏諫止教皇帝南巡雪中葵忽花翌日杖屨闕下文懿哭之慟迎其喪於羅刹江復爲文哀之前輩師弟相成道誼真古人哉陸宗伯葵曰其孫也

唐太宰龍八十致仕歸衣冠徒步道中親知多勸之公曰吾若儼然乘輿何面目見楓山先生地下也

磨可成梓石督學兩浙時吾邑有兄弟應貢者兄資稍後

公問曰同胞乎曰然公曰貢應讓兄其人不應公竟貢其
兄明年公按湖發案畢仍理前事曰汝爲諸生數十年抑
思明倫二字乎吾故欲起資而貢汝兄禮卽是法也汝勃
然變乎色寧復有人心乎命禔其衣巾其人伏地願受杖
公叱曰此禮義相先之所吾杖豈加於禽獸耶諸生再三
申救卒奪其廩 江陵奪情時南中九列以上暨諸臺省
相約議保留屠公時以太宰攝祭酒正色曰諸公不見葵
倫堂乎竟不署名尋被劾予告

李中丞願守吳興時待青衿極有恩禮立文會以課之多
所獎拔一生以私請公延叱之行且申革次日乃民乘機

諸生公大怒曰昨所以責某者曩之子弟不幸教家長多
方繩督豈爲鼠輩刀誣地耶杖責不稍假諸青衿感服更
凜凜重足 一老孝廉以私干公公廷詰之其人皇恐請
罪公正色曰若不改行吾褫若衣冠矣又新孝廉某公所
取士也歲餘不敢以一事干公俟公將去袖一詞居間遂
巡未出口公解其意曰吾與公叨一日之雅自愧無所贈
今以一語贈公孝廉離席起問公笑曰只不講公事四字
孝廉慚而退

陳公敬宗號潛然以南京祭酒九載兵績之京時中貴有
柄國者素慕公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

南叢在京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爲陳言之
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因
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
彼將爲講矣中貴乃遣人致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
爲書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
不遷轉士大夫高其風節云 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
有定擎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待罪不輕恕
間有所稟嚴于對君六館殆一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
森嚴朝廷上不之過也

何學士潛至孝戴笠人卒公哭踊絕而復生朝廷聞之遣

官諭祭仍詔起復時祭酒缺員久難其人而上知公剛方
欲用之以厭士論公開命卽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孝豈
有二致事君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
者可知矣上覽奏許之

庭訓

沈鏡宇先生林對山燠門人也語子曰吾同門例以禮幣餽座師林先生一無所受積數歲乃以金酒卮爲壽先生堅辭再三門人固請先生攢眉曰非僕故拂諸君意也寒家世列要津相傳無此物若携歸令家大人見之必見罪真清白吏子孫也

沈鏡宇節甫位九列年踰知命昧爽必衣冠候封公於寢習以爲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諸子若孫環列封公左右凡勝衣者必會非問不敢發一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司空以下凜凜重足肅若公庭

張州公家規子若孫非有室不得筦利所舉子女外家例有所贖如湯餅錢之類分毫付質庫息之婚娶後籍而歸焉計子母數倍聯姻多窮交修士清白吏子孫若上豪有力者一時烜赫公不屑也凡聘禮出入厚不過五十金或三十金嫁女獨厚以其所息者饒也 公以勤儉起家一子第菟裘來見公終身不喜歲杪所入必計明歲內外大小食指多寡錢糧戶役師友束修疾病醫藥吉凶諸費或天時旱潦意外事故一切不時之需悉爲經畫儲蓄有餘方敢買田宅宴會優人不入門

李臨川先生侯沈司空節市見其二子焉衣冠侍立司空

亦不命之坐但曰兒輩不肯讀書便負此好光景卽今相公方伯兄弟也

吳十萬公瓊每祭掃必鷄鳴後子弟衣冠畢集子某拜水部郎一日掃墓後期至公裸而庭責之不衣袴公怒倍責世家多愛子况登第後鞭笞乎春秋掃墓不行者有之或遲至旬月况畧刻乎吳公以布衣起素封禮教凜凜水部稅蕪湖關多帶環器歸封公怒悉碎之

長州吳德園先生尚儉篤行士也治家嚴飭尺寸不棄家嗣安國以北部郎恤刑省覲夜赴友人酌歸稍遲先生張燈坐中堂待之比部歸卽跪之祠堂而殿責之曰若翁乃

爲若守門耶後輩多嚴事之

海虞錢封公亨獨行尚風節子侍御按楚歸先生故避之鄉侍御皇急免親友長跼請罪先生數責之曰吾無暇縷指一部四書豈無一題堪試士者獨出敬大臣則不眩耶僕其章服火之里中人至今述其事以爲奇

董宗伯份訓子孫家法極嚴儀部嗣成已邠鄉試後宗伯携之掃顧夫人墓舟中與客圍棋儀部從旁點綴一子宗伯大怒推案而起跪儀部數責之至於垂淚曰以若所爲是汝舅茅翁積榜樣也顧家喪身從此始矣鹿門若能訓子何至老而顛沛翁積負奇才殺之者鹿門也儀部長跪

至子夜衆客力救不解

十中甫玉立癸未第歸封公明照迎之京口道有一故人
之喪仲淳以爲宜卽弔封公意欲稍緩之中甫竟往弔封
公大怒責之曰汝初進身目中已無阿翁矣諸親友競勸
行數十里不解封公存日老兄弟相友愛諸子弟斤斤奉
庭訓事諸父如父庚辛而後此風漸不可觀矣

石楚陽中丞長公有恒辛酉冬來調長興初任予謁之其
朱衣尚縞紗也予戲曰老父母此衣恐時局中所絕少已
聞其長公確是秋歌鹿鳴歸謁中丞服大袖如時制中丞
大怒曰此非吾孫也確長跪請罪良久乃釋中丞檢筒中

故衣與之皆短褐時服所共擲捨者中承久持齋長公遂
安時以二緇及蔬菓寄中丞却其幣其家法方嚴類如此
楚風方熾中丞杜門無所親厚真包孝肅之流也

丁司空賓晚年得子然家教甚嚴青浦一富室以人命涉
訟事急緣門客請于公子借竿牘解之私二百金司空聞
而大怒責杖嫡夫人長跽請解不得更追其金如數還富
翁躬請於青浦令曰所以責小兒者正家法也某氏人命
原非真告以賓故苛求足賓敗其家而殺之也富室乃安

母範

安吉陳練塘先生良謨遺腹子也幼時都夫人故嚴督之而以果餌遺其師誘之使親師而憚母公老青衿陰陽家以宅前井不利守吏欲代爲移井以告都夫人夫人執不可曰奈何以豎子故妨里中飲者乎卒止公第後板輿迎母入長安水澗卧一小舟公中夜呻吟詰旦都夫人跽而責之曰貧生出入小扉瑾甚至徒步百里若初入官便忘向來本色耶望奢氣滿從此一念始吾不願從汝此立見汝之敗於官也公滯泣失罪良久乃釋後公竟以清介稱長者母教也

姚京兆一元公陝西御史歸于書一刺於邑尉索鼓吹行
焚黃禮偶夾板游夫人跽而責之曰一刺且誤况其大者
乎按使者一方係命吾不知若失誤幾何親朋競勸之乃
釋游夫人初城居每飯必於常供外溫酒一壺食數品
令蒼頭候門外族中有以微輸至邑者請餉之冬必爲臧
獲滌夏衣長夏輒補緝敝經京兆每宦歸囊不敢入私室
親朋餽遺一切太夫人爲政其孫叔度爲公言

駱太史之子鳴鑿甲子歌鹿鳴歸太夫人曰臥不起鑿冠
服跪床下曰兒幸不辱母母鞅鞅不豫色何也太夫人曰
吾猶記爾父鄉舉時一一表笏及居停僧送之歸吾具鷄

黍其席爲歡今汝盛供帳多騶從大張鼓樂汝母非田舍翁婦何故以腐鼠相嚇也 駱孝廉上元節自武林市一燈餽令先一夕置酒張燈奉太夫人顏色太夫人推案不飲曰若父無所取於人亦不輕餽人余得自武康徐霞石先生云 侍御髮曾太史曾孫也母夫人出前坵吳族課子甚嚴稍有過輒命長跽堂下自奉淡泊子貴不改其素侍御侍食母側不二簋也吳司成文石爲予言之

梅長公之煥少年受業項先生士貞忽箕股而坐先生竟去梅母劉安豐先生女也親至項氏謝過仍予長公杖十五先生乃安

孝友

甲午余過林四尚書里登其先塋穴右有黑石大如屋間里人曰林翁得地時地師曰此地當累世公卿翁曰吾何德以堪之以正穴葬兄後依兄葬其左兄子先發至郡守遂絕蓋闔殺也翁子相繼高科入史館兄弟尚書四人俱有諡今并仲山司寇五矣

丙申予謁李司馬禎於京邸敝衣不蔽膝束帶脫二板以線微繫之公每赴宴見佳麪食輒流涕主人驚問故公哽咽曰傷哉貧也吾二人不及享此是以悲爾先輩一段風味今不可復覩矣

洪平仲生平至孝太夫人有愛女嫁某不善治生平仲携
之官不甚解事只得委曲忍耐恐傷太夫人之心也宦歸
太夫人忽欲索一二百金贈女平仲唯唯一時措辦不及
太夫人推案不食平仲長跪膝下予常以此自反負心多
矣庚戌予北上姚氏孤甥來送予酒次予忽淚下至沾襟
左右相詫以爲不祥不知予有衷腸至今未向兒輩道破
也

張安甫先生自號天方以祁州守論最當擢丁母憂歸服
除意不欲出曰仕爲親養爾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
乞休太宰馬端肅異之曰官垂就而棄若脫屣真恬士也

特奏進二級着金緋優游里居垂三十年子寰復貴亦棄
官侍養

吳氏全孝公某母夫人不知以何事入浣衣局公年二十
四拮据尋母行遊四方足齒髮絲五十餘而始遇於中州
某朱邸時夫人老且瞽將革矣母子相抱大慟未幾卒翁
火其骸盛以一小罍歸至中途渡大河適颶風大作舟幾
覆同舟者索得其罍以爲祟也行且投之河翁號慟持骸
叩首額天曰願與母同溺衆憐而止之風隨定歸而遇一
老僧指湖邊一高阜葬母生子洪孫山先後司寇南北翁
親享其盛天道哉王文肅先生有全孝祠堂記

沈孝廉煇吳洲公父也友愛篤至父卒其弟急進取借出繼應試幸連第官至郡守無後族議以孝廉次子繼孝廉佛然曰吾子不爲無父之子後遺貲數萬金聽族人分析去公平居吟哦不去口數日忽嘿然室人訝曰君抑似重有憂者曰然吾母止一猶子吾以絲枲之任委之不意其陰有所乾沒也吾偶口擊之而彼不吾覺吾亦不忍發曰彼自負心爾君何與公愀然曰必吾使之不得所以至於此是皆吾罪遂厚贈遣之卽此一念宐子孫之繁昌也

涇陽先生友愛肥懇仲兄才而負氣手足間稍拂之息輒形

詞色先生長跽請罪候色和方起其猶子孝廉浹嘗謂余
曰叔父立朝大節諸公聞之詳矣至家庭孝友百不及十
也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長公至急起延之門外
相對默然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門外拱
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大相公嚴重乃爾文定公
曰回也憶昔少貧長公荷鋤菑宅傍地命吾及中丞弟昇
糞俟之良久不至躬覘之吾二人踉蹌舉一杓淋漓狼籍
兄大怒杖之各仆地曰盡如若輩何以償上人租且若能
枵腹讀耶此地久歸吾吾欲受兄教如少年不可復得矣

恭介之伯兄別駕公剛勁負氣一日酒次議論偶相左別駕輒大怒詰旦具衣冠責公於先祠而數之曰小子欲以中丞氣凌我耶將予杖公長跽請罪久之乃釋

湯質齋北京清標勁節自令至御史皆有奇績晚始與諸弟分產湯純甫曰質齋分家卽一扇必與昆季共質齋與予書曰老母今年七十九燈下尚能穿針一絲一縷皆老母主之弟不敢與也其孝友如此清介特小節矣義興人至今稱服

陸莊簡公諱光祖生平專依佛吳興寺僧以寺產抵借沈封公金積子錢產宜歸沈莊簡護持僧語侵沈沈大怒誓

之爲無父無君之徒沈司空諱節甫故與莊簡善莊簡時以太常削籍歸一日來候司空司空不敢見約太常於後門夜半私會舟次語陸曰家大人甚督過於兄弟不敢留陸去後莊簡爲太宰沈以司空一時同道意氣甚洽陸亦忘前隙也時過沈爲竟夜談司空不敢留一飯人問之故曰家大人與太宰意未解人子敢違親意私邀貴人飲乎錢中丞爲余道其詳如此

陳曰沙先生辭官僚之命而歸一日持諫親訟於方伯方伯降階迎曰先生薄官僚不受乃爲細事屈乎白沙拂然曰若不解事吾乃爲祭田也

韓孝廉守庸家大人同年也其長公守忠甚孝父老而鰥
居至九十三終忠同卧者二十年父篤老公日夕侍側得
甘旨親口嘗而進之父苦脾多泄公扶抱親滌其穢其子
提鼻侍側公大怒罵孝廉公語及兄未嘗不流涕也

陳御史茂烈嘉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閱其勞遣力助汲
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漆事而溢口食也還之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那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遵
峯先生及聞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爲切至公疾於
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
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爲立孝弟之碑爲那間式後靖

病亟公日勸不解衣不滋味者一月有餘形且瘠靖臂腕
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
也

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淦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
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
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
止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
爲屈賊壯之不加害

羅整庵父栗齋先生家居三子已貴公禮部尚書欽德副
憲欽忠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依依親側不忍

舍去一門孝行海內頌之

篤行

吳甘泉先生爲都塘長一日往勘公事先駕小艇密訪地方治具酌先生亟歸曰何所德於爾輩乃過費耶高風也顧南野學涇陽先生封公也家赤貧竭力商賈數竒落魄甚至驚其墓田倉卒遷葬再徙涇上不數年起家數千金慷慨市義重然諾不沾沾銖兩有天幸賈輒倍里中多德之無少長皆稱長者涇陽先生受知邑令授翁以冠服固辭詳見瑯琊誌中所遷墓不由堪輿家言名德蔚起甲第繩繩地理不如天理有以也夫

文衝山之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僚合數百金博先生力

辭至今有却金亭以書繪精絕擅名久困諸生磨歲貢待
詔翰林修史成賜金幣時文襄文忠皆欲客公而公不往
歸家翰墨日娛造請戶屢常滿所許獨書生故人于蜀爲
姻黨而窘者卽強之終日不倦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
寶里門外不能溥一赫蹠寧卽以厚幣聘先生先生賦詩
同辭之有千金逸駿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之句年九
十猶爲人書志石停筆相然蝶化先生故與劉清惠公善
清惠八十先生曾有稱觴之約至期顧司寇應祥來爲公
壽酒夜半大雪公時使人候先生溪上意不在顛也亡何
先生至公卽踏雪里許迎先生舟中一茶別去有子猷之

風公所居湫隘常欲建一樓力不能先生以神樓圖贈之
清惠大喜懸中堂召二三相知置酒高會者數日文先生
之取重以篤行風流逸韻書畫其淺者也

張中丞任由水部郎遷武庫以忤仇鸞外謫守袁州愆首
相舍人于歷藩臬以父老乞休不待報發撫西粵討賊積
級至萬以病卒公垂老不失赤子心位列卿不改布素節
歷夷險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餘家衆千指
寂如無人異乎今之所謂大老者矣

永新劉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
登舟載歸道中皎然不淫逮歸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

之故婦和女處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
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
送之還至則親戚皆絕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覓壻歸之
婦曰渠已無家吾尚無后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
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諭勸數四久之乃處二
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
之也

方術

朱遠齋病且死若上諸公俱往候之朱張曰僕將別矣願以明日過我僕有稟言相囑至明日諸公畢集遠齋拱手曰無他言也諸公凡有病勿輕服藥嘗試之今之療病者不識病情十之九徐觀其證數日進劑未晚也數十年相知願以此贈

丙中秋先安人病京邸朱比部大復過訪余呈迫甚大復曰凡病切不可遽服藥靜看一日審其情證的確方投湯劑急卽誤事矣余至今味其言

毛百歲翁弱少保證之祖也老於諸生年七十貧困無聊

有一術者得公支干而異之曰尚有二十年厄運過此當
大佳聞者揜口已叩其子曰亡久矣出孤孫示之曰公之
老運以此子甫二十年日者果至如其言少保公狀元及
第矣太倉至今有人瑞坊

孫竹墟侃堪輿大有名江陵葬父延至其家竹墟所卜地
不用尋敗詹御史侍講奇孫曰假令江陵能用公言禍不
至此竹墟正色曰不然江陵即用吾地豈能上回九重之
怒下弭四方之怨哉余頗韙其言

高隱

孫太初山人某隱吳興之道場山構一堂曰掛瓢畜一鶴
自隨隱官許相卿雲邨先生高其行置田數畝飼鶴題曰
孫太初鶴田按使者舒公某同唐一菴先生訪之至門窺
然入其堂不見主人使者色變良久山人出飄飄于霞舉
欲仙使者始心折具一蔬酒數巡賓主不交一語而別送
止籬內

沈啓南先生周以繪事名三吳吳郡守欲畫鼓樓顧左右
曰誰善繪事者以周對守召周公具老人巾服日供役守
出入輒長跽門下事畢守竟不知周爲何許人也入覲謁

王文恪公公語次問守曰曾見沈啓南先生乎守左右視不能對問舍人兒曰誰爲沈啓南者曰卽前繪鼓樓者也守驚報歸謁啓南先生已不可踪跡矣

羅念菴先生耻爲分室所物色託方外之遊以免或曰公歿後數年鄰人有過公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又取頭上簪徵信蓋公殮時物也此得之沈伯和云

吾於山人得一人焉曰徐聲遠應雷事母至孝家貧無以爲養不得已借資館穀母歿卽謝絕一切嘗言千金乘其空乏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舉可作而不屑附之以成名此真能爲詩者也蓋自道云將歿前

凡上視忽大鳴賦七言一律中有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
千秋有不平之句聲遠指館後吾時過金昌望之奄然無
氣矣

吳甘泉徵士琬父析產後捐千金齎書起萬松樓讀書其
中者二十年郡守劉莊襄公天和執贄門下方伯余肅敏
延之紫微樓樓故有妖公一寢妖竟滅有生母之喪莊襄
躬弔之徵士爲位於門內西向大守拜門外布衣不敢當
大夫之弔也守使人廉之平居几筵亦不敢南向恐僭於
嫡母君子以爲知禮

王光菴先生賓其在高帝時清狂自晦不娶不仕黥面髡

髮短服行歌有訪之者箕踞捫虱不相酬對姚太守善微服再三邛之乃稍露其奇性至孝母年七十賓且死抱母不捨呼孃者數而後絕絕後一日其家聞杖履聲則先生哭曰天乎奈何令我捨孃去乎姚少師廣孝奉命賑吳中至貴縣謁王先生不得見乃賂其門者私宿戶外晨啓戶王先生方欠伸起少師忽隕牀下始款接王先生正色作吳語曰和尚錯哉少師從官如雲遙望見其磬折坐側而已

王文成幕下有一布衣上虞許璋也擢贛州諸盜平宸濠大都藉其謀文成不敢屈以官爵愧遣亦不受隱居山中

文成屏騶從往候之清談竟日蔬食菜羹泊如也

桐廬隱士徐昉與劉文成善文成同章溢葉琛輩同赴高皇帝之聘訪徐山中意欲引與偕昉相對默然不出一語文成不敢言而去劉功成後爲胡惟庸所中知者竊歎曰徐昉真高士也

楊南峯循吉敏給工古文詞居儀曹鬱鬱不得志乞改官便養不許輒致仕時年三十耳又十二年而上書請復正建文帝號公卿皆咋舌不敢舉其案後武廟南巡至金陵以名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先生大愧私於幸臣免歸而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道吳川一帶贊

先生促膝論文歡如也郡伯爲會折簡邀顧公先生色變
起曰野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曰以前幣置舟所卽
返呼之甚母應也顧公尋迹先生往謝罪閉戶不出矣顧
公每舉謂人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毋易造楊先生先
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爲生誌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
小史吳中往哲記奚囊雜纂

稽太史世臣新鄭其門人也太史有子某號竹城豪石不
羈以誤殺人論死新鄭力出之延至長安公卿以元老重
客折節相下竹城掀髯不屑有一富商具五千金托生居
間竹城目不一瞬人知其喜挾邪游酒間仍以五千金進

竹城立庵之已復誘以珍玩如前數亦不受適新鄭爲江陵所逐踉蹌至通州出其橐止百五十金與竹城中分之未及抵家金盡矣落魄如故茅君翁積奇其才曰歲願以白絮百石托投餐之誼竹城大罵曰適公豈糊口富家兒哉白首漂泊至歟

陸文定以大宗伯請告寓西郊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餞私問曰先生何歸急也公曰吾有不可留者三初入湯江陵相對不及國事飯闌中顧左右刷髮者二更衣者一意在不在吾輩矣吾其色舉乎

王西室穀祥以庶吉上改屯田主事再改吏部以不肯阿

私太宰鉉乞歸養母亡何謫倅真定歸養者三十年李太宰默雅重先生奏起之不應徐華亭以大名作起先生補南選部且暮九列矣復不應生平有書癖杜門却掃一室之內謚如也

陸包山治以丹青與文先生埒倜儻嗜義家支圃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解衣伏雌斗酒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壽

八十一

黃婚水生而嗜古負遺世癖既去公車業時杜門謝客客至而雅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盞而酒茗脯炙必精旨雅

語竟日不倦嗟乎此真山人哉

長興和平鎮陳老蓋陳武帝之裔也鄉人呼墳頭陳江南六朝世家惟此與呂山吳蓋僧求之後云陳老年九十六余舉其鄉飲謂余曰以公故叨大典却破一生戒予曰何曰此番方語得長興縣前

文衡山以李楷山薦至京林見素一見稱之曰世人知衡山者曰薛都伯之贈王戎固爲之矣古文字之高元賓固爲之矣書畫之美文忠文敏爲之矣獨君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聽有不可及之歎

恬退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固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天順元年軒公輒以老疾告歸陞辭復召問公歷陳爲御史爲按察使爲都御史所以事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上知公之不可強乃賜金幣公辭卽日就道

王文端公引退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薄居第隘陋曾不
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時擊鼓唱歌公
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船上壽宴樂鄉邑以爲
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諭諸子孫曰爲東里先
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
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
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爲也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
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卽出城行至直沽遇
風雨舟不能進餼糧俱乏口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

私愷公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問之
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先
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云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
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亦此意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蚤開亭逍遙其中
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何管號五安居
士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解官歸閉門却掃不
入城府力耕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鄉隱士接軫于
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謠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

請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起爲南京祭酒公遭喪力辭復司業攝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赴京給由不待報而歸時憲廟更新陞禮部尚書公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歷俸僅一年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有相國專事奸阿者議彌不協而瑾驕恃日甚毒流縉紳王公退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問交贊亦絕乃歎曰過矣於

是懇疏三上許之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開小園于夢野其之東鑿池築亭雜
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
延坐或泛舟於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
作記曰益吾材類槁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槁而朽益無
所用之無用則無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固始爲吾有
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持正

福清公大拜北上舟次廣陵諸冠冕畢集公顧李玄白曰
今日可謂良會獨少一人解者曰得非劉靜之乎曰然時
靜之養病金山李玄白飛棹道相公意靜之走東報曰相
公意甚善適有河魚之疾不能赴也一座愕然

朱少保麻大拜過錢塘衣冠群集惟沈戎政純父馮司成
開之高臥里中予偶爲岳水部誦之相對默然今秋朱兆
騫沈仲潤二相公與史晉江葉福唐先後赴召福唐留湖
上者半月不知林下高臥有純父開之二先生否

劉清惠公重望有推轂者相知問曰先生出山何爲曰先

將淡水墨把海內墨史一筆勾惜李太宰沒世無用公者
孫清簡雖爲太宰趙高邑南星爲考功壬辰大計黜吏部
副郎呂胤昌清簡姊子也或謂公曰呂郎之察公直無心
清簡攢眉曰母舅不能庇一甥直是無可奈何當此大事
吾心安在也

陸莊簡爲太宰御史大夫則李肅敏世達也醴使韓介回
道考察以失薦嘉興守王貽德紹興二守張佐治左遷死
許一時廉吏生色莖綱頓肅嗟乎今不可復見矣

新鄭將甘心於華亭命張公佳胤來撫災中未渡江先受
訟牒數十紙蓋刁民間風起者也陸太宰光祖時以太常

居里扁舟迎謁張問曰兄此來當事者有意乎曰然太常
曰弟請爲兄計之新鄧情急不快其意必以一官謝雖然
官去人尚在也若巧中之兄當有殊擢目前暫快終必受
其累請蚤計之中丞曰誠如兄言第訟牒已批行矣可奈
何太常曰亟止之猶可及也華亭得安枕太常卒至冢宰
其持大體多類此

江陵奪情時太夫人奔喪及相公歸墓道通州者再齎坻
抵通不二舍先大夫以門下士一楮一帛絕不與通相愛
者曰得無已甚乎先大夫曰旣已奪情我弔亦無名後不
行取宐也同里有司理大名者迂道二百里候江陵於臨

清未幾拜御史終以黨敗

視黃門顯爲諸生不欲赴鄉試爲有司所強一試而荐又不肯赴省試有司復強之又一試而第授刑科給事中歷官山西叅政有聲初舉進士人左順門一巨璫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日而試之間其故日上知若等名姑爲一詩欲使習中貴人書也公不一應出爲給事以內艱歸土木難起時景皇帝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亦不應

胡襄慈初意欲設一都司於海島借汪徐爲渠帥事下九鄉議王司寇樵時爲司寇郎執不可曰胡宗憲可以失信

四夔朝廷不可失刑於天下萬世竟如法

憲廟時有旨索下西洋故牒時本兵項襄毅催迫甚急朕
方郎劉忠宣陰取牒焚之曰事久漫漶不可尋矣項愀然
曰如嚴旨何忠宣正色曰方下西洋時虛糜兵餉若干舉
數萬生靈于魚腹卽珍寶滿載歸祇供耳目玩好况得不
償失乎假令卷在公翁當力止之何事苦搜索襄毅起揖
公曰誠如君論吾自愧不如事竟寢

瞿文懿景淳以制舉業與王濟之唐應德齊名貌眇小體
若不勝衣而氣剛勁與貴幸語侃侃無少屈尤慎舉止嚴
取與而不欲有其名與後益談平易溫直宛然想見成弘

之際子汝稷以任子仕至太僕少卿清操勁節擅名於諸
生時歷三大郡皆有奇績人苟能卓然自立何必科第也
劉天馭鳳陽人以禍福之說惑人到南京行此術有營軍
季某往見劉大言曰我能畫地成沙剪紙作人馬李請試
其術術驗一家八人拜爲弟子后計窮李知其情報於操
江襄城伯以木棍一束爲證曰謀反李遣人報於內外守
備太監撫寧侯及尚書孫月峯并李所遣報事人執之皆
坐以謀反搜劉天馭橐中得一簿先後在南京投拜者四
十九人執之皆販菜打麪人下應天獄題稱謀反應礫者
七人餘皆坐斬復下南法司再鞫丁改亭先生諱賓以操

江都御史樞刑部大理事孫盛氣來言速審會決丁下跪
曰竇儿事由公此事由竇細審孫瞳目不能言審時虛心
據聽坐天馭歿餘悉遣戊枷一月在大中橋舊規立枷時
夏五月不用苦蓋未兩日一人已歿丁知之自來視石錦
衣官叱曰如此四十七人者決盡歿朝廷尚全其生我輩
乃殺之耶且行戍者何人到衛將鬼去充役耶亟搭席蓋
人與一椀與湯水粥飯四十七人皆得不歿 先生令句
容時禁宰牛中丞宋儀望子病脾急需牛肉有票下取公
買一牛令自宰之曰二三其令吾法不行矣中丞不得已
從之江陵權司凡獄中大盜以多殺論功道有越獄者各

邑諸囚斃杖下不計其數公獨持不可力爭於兩院曰法
司決爭一日未到木犯生靈一日未絕殺人媚人令不爲
也全活甚多 金陵有一武弁女字其僚之子年已笄矣
未婚而樓居有一少年夜登樓樓其女事發訟之官刑部
郎疑其情真迫欲成獄先生時爲操院聞而弔其人卷親
審以造意未成奸擬招立命其夫婦婚配因語諸郎曰此
等事不安太認真書所謂罪疑惟輕者也萬一過求此女
慙惠自縊此一段陰陽何處追悔諸君少年幸以此爲戒
黃文毅徵時執友建寧府賀滋知其賢舉爲松滋訓導不
果公歎曰士之出仕通藉人薦舉耶慨然嘗取科第以世

其家

劉文恭在翰林日景皇知公誠篤欲用爲禮部亞鄒江淵不悅謂內侍曰鉉忠厚不能幹事不可用一日報易儲安勸進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後當英廟復辟閱諸疏無國子監名特召見謂曰那學行醇篤可備東宮推少詹事後公以完名終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陳光世剛正介潔不見喜愠撓之不亂澄之不清公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奉揖甚謹益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薛西原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
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
雖小事不可爲人屬托縱能救人於患難而自損廉耻已
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
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

陳恭愍巡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爲卑諂者公
曰有憲綱在安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
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

何文肅初任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會宋樞密陳文
定公葬父廣日子孫貧欲鬻其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恭人

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卒却之

蹇忠定歷帝五朝官冢宰者幾三十年其所取士先純樸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厲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無他技者蹇公其人哉

陳尚書壽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歸然自重不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楊文懿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
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公却之曰吾猶娶婦也
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姚文敏公爲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
復其官同列附亨者擬稿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
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劉文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
常過抗貴人力拂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
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
爲而歿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

曰乃爾乃爾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膝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賢媛

湯忠介公下獄數年適雷震謀身殿朝死懼立命救得歸
夫人具鷄黍飯之未下黥綬騎又至矣蓋因上追悔反汗
也諸妓憐公遂忍不置入公曰君命也竟銀鑪而去夫人
送至道上遠眺之不見乃慟哭歸隣相唁曰胡公出門
時何以不遠哭對曰丈夫鐵石腸妾不欲以婦人淚軟之
爾

李孟白公督餉天津遣家南歸去一二日輒返公訝問故
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妾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目偷
生爲願相從地下夫人故司馬克生女也才畧有將家風

先大夫令寶坻時選后得一麗人端莊有禮已入選貧不能滿中貴意降爲宮人入慈寧宮故事凡一宮人必依一內侍若彼獨否諸宮人競擯之譖之於太后時予

杖笞必淚以歎嗟乎士之獨立不偶有如此夫

楚河孫公素守成節充州二大郡苦節不能自存有一妻范氏生子尚依從父以日養范守至白首惜無有知之者故存此一案云

耆壽

崑山周翁壽諡洪武六年年一百十歲吳守魏觀行鄉飲酒禮賓翁首之又六年朝廷召見便殿賜宴予冠帶給驛舟楫幣遣還踰年乃卒蓋自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朝十三帝而不仕改革之際兵焚穀矣而竟無恙晚遇真主奇哉

百餘年相傳臨清有王士能年一百三十七歲人間長生術曰無有也曰我生平不娶無喜怒叩以前代事曰一身而外吾不與知矣蓋真養生訣云

湖川李景渠先生諱得陽少年卽好冲舉之術以憲副請

告歸去家十里築一室於萬山中靜坐冥目忽一日有乞
兒來直呼先生名先生下拜曰吾師也其人亦不讓詳與
論性命之學先生問曰輾轉搬運云何曰吾不用也再叩
之曰明年八月日當來會於飛來峯絕頂先生預囑太夫
人曰若爾果挈兒去兒不歸矣太夫人且疑且信至期大
雨先生赤足自携一蓋竟之飛來峯頂烏有也諦思師必
不欺我遲迴久之已下山復登其巔忽窩舖中有老嫗在
焉先生下拜曰昨所見者男身也今乃女耶老嫗笑不答
因再叩以性命之學首及搬運先生曰師何言不用此今
何以復云老嫗曰昨者吾見汝氣浮本不同若一搬運反

提火上來故阻汝今其時矣又明日當於沙皮巷索我先
生篤信之先遣一力問之沙皮巷適一妓立門首問曰李
得陽遣汝來耶力歸道其狀且驚且喜覓一扁舟於西湖
延妓至焚香叩拜淡談至夜半語秘不傳先生欲隨之方
外妓曰汝俗緣未斷又一年當出山又一年大得志卽宜
脫身歸不然且有奇禍至丁亥起補福建游歷方伯受知
富平公節鉞三楚以母老請告歸未幾楚有假王之變趙
可懷被難乃知西湖之言不誣也妓性花先生築花仙祠
於湖陽之傍予禮拜焉先生親爲予道其詳如此先生年
幾八旬燈下能細書精神如壯年未幾起南少司空無病

西山日記 卷一
二十七
九
長逝蓋七十九云

鹽官許雲村黃門諱相卿與夏貴溪同爲行人貴溪既相
公以給事謝病歸貴溪力援之不應至武林求一會不可
得貴溪以詩贈曰九把山人不出山不留一字落人間未
幾貴溪不良成兩臺交荐當路推轂無筭促公入不應八
十餘自知逝期自省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交會在何
所生平相知量其遠近各作一啓致別有一啓已發復追
之口中有一訛字須改改畢使者不及致其人公已脩然
逝矣

陸文定公好佛所游非佳山水卽名剎然必風日晴麗方

命駕平居必日映紗窓始啓扉不爾不輕出門見客惟一
老妻善解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裒衣大袖儼如也喜
慍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爲雅譚晚舉子以大行終養二十
餘年有孫六諸曾孫遠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誇綠野
者不逮也公自謂生平出遊未嘗遇烈風暴雨福有清濁
之分公之清福亦天假云

家訓

高祖松隱公爲塾師祭酒主人獻茶必袖其甌中菓設宴
每遇肥醑輟啜而戒之叩之故曰家有老母知者先餽母
然後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公見喪車過敷淚下人問曰
與公舊乎曰非也曰淚安從曰吾父母春秋高不覺感動

爾

蔣大母棄梧椹時先大夫方七歲意常傷之丁卯舉于鄉
卽爲母媿溫置膳田十畝歲供其租己丑先大夫卽世凡
二十三年小子薦膳之又十三年亥視舍殮如禮先大夫
終身布素丁亥小子繼娶于吳始以一紵袍奉先大夫於

豫章却不御老蒼頭之官舍先大夫問曰溫家綾云何曰
憊矣先大夫泣數行下出紵袍遺之侑以休金小子至今
追憶光景時爲涕泗云

癸酉正月一塾師自家至南陵館舍時大父病劇先大夫
再三問狀塾師不能隱先大夫投箸不食終夜達衙齋律
徊走鵝鳴卽促先安人歸語小子曰翁病吾安忍享妻孥
之奉哉卽茹素泣請于中丞錫梁張公願棄官歸視疾張
公感動予以蘇松一便差至四月杪大父將易篋先大夫
於郡中間報走一日夜抵家大父見之驚且喜時長叔十
三歲次九歲又次八歲最幼者四歲二姑未嫁大父悉呼

至前日屬先大夫曰此以累汝明日大父瞑目矣爲令
得永訣視含殮世所罕覩人謂孝感云癸酉至丙子凡四
年先大父課諸叔甚嚴內外大小井井驅游惰者農之會
大父起家素封以雄才自豪先大夫一變若寒素丁丑冬
外大父思塘翁送先安人至寶坻先大夫具席宴之衡舍
不半席忽掩袂而泣至沾襟蓋傷先大父不及享也一生
歎歎宦游懸二尊人像朝夕度事遇四方品物不供几筵
不下咽也

先大夫嘗言爲令有法理詞訟徵錢糧其最要者錢糧撮
其要額起解若干某項某時解某項待催牌後解各有舊

規書數座右按時起解其存留本縣發者量其事之緩急
役之勞逸以意自爲調停令歲暮徵收倘任老胥及包役
將不急冗雜牒隴星散而遺其重且急者上司一有催迫
數里加鞭笞或那移轉借勞神於箕歛叢怨於敲撲不得
其法故也詞訟自院道府廳木縣各置一冊一切讞詞批
詳判書項下日加翻閱完事方銷左右不得假手緩急諺
曰書手窮翻卷宗官不得其要領故也

先大夫兩爲令每僉押先晚送稿判行明日六房以次抱
讀上堂不得僥越嘗獨宿書房夜半秉燭以木板錄緊要
事宜於上令一謹愿僕以手相書之置諸袖緩急先後了

然胸中僉押而僂越其應僉不僉不應僉而僉者各子杖
符吏救過不殿是以事簡而神不勞御衙門人鞭笞重則
筆下從寬筆下重則鞭笞輕恐兩者並重則人無所措手
足凡堂上卽門子非呼喚不得至凡案問下請之牘以三
尺爲主衡以公論不輕假借而人亦不怨也詞訟除人命
強盜及上司批發外顛息者聽拘攝用里老差人不得下
鄉佐武每月批詞各數紙立限竣事紙牘卽與之色嚴而
意寬正已而近人情

審盜曾經補役吊打者必加意鞠之嘗曰筆楚之下何不
誠服豫章時病劇矣強起親審盜情數起反裝許盡呼小

予語之曰天道神明不可嗜殺賊賊凡民家之所有者強半不真慎之慎之 令寶坻有富豪奸其姻家母者業已坐戍矣其人行千金大京兆城日未幾按使者至以其姓名上其鄰人有輸賦至邑者先大夫好語之曰若與某左右居乎曰然曰幸為我寄聲其人至則收獄上之御史臺其人叩頭請死無他語也按使者顧諸令曰訪犯自以為不寬者獨寶坻耳仍論戍臨發其人絮泣曰某應死願以妻子為托先大夫終任遇其鄰里至輒慰之曰某之戍法也獨其阿堵為祟多此一番勞攘耳鄰曲有相恤之義若等幸加意那翼之其家竟無恙

先大夫爲令凡征收令納戶書其里甲姓氏所輸銀數自投于櫃廣者杖而倍罰之輕錮銖者罰如數民亦不敢有犯者兩爲令無羨金賦罰紙贖不入衙舍先安人以下目不賄阿堵寶玦築堤數十里不煩上官設處不費閭閻絲毫所謂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也久而尸視於其地子若孫幸成立繁衍所取與俗吏孰多天道哉

先大父封大理公徵時嘗爲邑丞沈天民所窘至下獄丞宣城人也先大夫令南陵臨別長跪請教大理公曰沈丞事吾久已忘之若勿復留胸中沈丞每來謁跼蹐甚徐察先大夫意無他稍安顧不知爲大父命也 曾大母周孺

人女弟曰陳媪少寡而貧一日携其孤孫來候我大父門者報謁臧獲踉蹌灑掃大父率大母子若婦以下整衣冠出迎媪入坐寒煖外不輕一語供具儼然若重客欸留十餘日方別去歲時問餽其小者也爾時曾大母謝世數十年矣寒癸至富家求一盼不得况愛且敬有加乎母在視媪如路人况身後乎此意今漸亡矣 予幼時嘗見一比丘尼來謁吳太安人以下禮貌有加厚往薄來歲以爲常問之乃曾大父故人沈德興妾也老而獨無依故厚卹之不爲尼也數十年來孤寡沾我一飯之德者寡矣

先大夫諸生時受業於黃博士梅菴篤行君子也鹿鳴後

復延之二年，猶有過輒長跪堂下。己卯，博士罷官歸。先大夫置膳田十畝，供僮僕九十餘年。博士身後，小子膳師母者，又數年。梁溪陳郡公始，俎豆博士於鄉賢，嗟乎！小子可以報命先大夫地下矣。

先大夫令南陵孔道夜半使車至，令不敢解帶，嘗謂小子曰：術途亦有三益，賢人君子至幸，得時時領教，一也；疑事多所質，二也；習勞可以寡慾，三也。先大夫令南陵時，遇一客使肥而耐暑，請教曰：攝生有法乎？曰：有。靜後不宜遽動，動後不宜遽靜，以漸消息，是以無陰陽之患也。先大夫備兵豫章時，嘗榜其齋曰：處事易，處人難。小子涉世久。

老而多踮方有味乎其言之也

曾大父平居雞鳴輒巾櫛起諸子必起居于寢諸婦篝燈理曉粧少遲竟日不許見先安人至以勞病耕耨者必晨炊若日出未出門必重置子婦每秋穫携幼孫及不肖某往觀焉欲知稼穡之艱也周旋田畝間與村父老媿媿談洽至有攜雞豚新釀炊新米爲餉一一享其意歲以爲常今傳家子弟是不履阡陌耳不及禾黍鄉老望之如天上人而業寢衰矣 余童時常見大母吳太安人外大母陸孀人親蠶夜半起餽日昃乃食拮据者幾一月或跣貴脫簪珥付質庫應剝脫之急或倍收或子不償母一聽之天

歲不辭勞也。公大家親蠶者絕少數十年來不見織婦矣。此細事關風俗淳薄世業盛衰云。

大母吳安人之喪先大人已早世從父連叔莞莞倚廬茹素泣血者三年淚沾兩袖袖爲之朽槁樵之痛沒身不衰。一日見鹿血酒悲不自勝蓋子恒以此酒進大母者也。爾時大母捐養已二十年矣。從母常以憂悸遺奇疾百藥罔效家弟長文皇皇重齒徧訪長桑家向人無一他語惟謀醫方刺刺不休寒夜踏北辰纈痕宛印冰雪一日訪醫過長水與同舍談及母病狀憂溢于日客嬰然曰此吾母風症也向有禁方效頗奇傳自異人戒勿輕泄子至性如

此吾不忍私弟喜其再拜而受馳歸進之一服病減半再服霍然起經歲沉疴奏功且夕鄰里驚歎以爲孝感致神劑云 先大夫舉孝廉後逼臥室左右書曰但存方寸地今幸長有子若孫皆從種子中來也 又嘗言自古及今無估便宜之君子其苦心可以自慊不可以告天下萬世無不討便宜之小人其機心可以欺天下萬世不可以自欺喻義喻利君子小人委蛇曲折微妙圓通處各從其所好入毫釐千里不可不慎

太祖聖諭言約而道廣平淡無奇終身不能竟真可繼六經之後大明後一書是一朝大文字子爲諸生時先大夫

遠寄一節令曉時寓日人皆以爲迂先大夫曰爲諸生守此可以保家入仕可以守官治民

從父連叔銳意課子弟繩督甚嚴所授業不稍惰時踈長文幼時命讀左氏傳隻字不刪悉期精熟及操觚雅有左氏矩矱長文恪承父志攻苦下帷終身未嘗帖枕一榻虛設苦痕如繡暑月聚蚊醉血弗知也其專詣如此不幸天奪其年資志以發從父奇痛之

日課

黃庭舉大叅語予云我謁雲棲一切供奉衣食與大眾無
二其他卽近身小須彌衣食便爾分別况自供奉乎吾所
以心折此老兢兢業業庸德庸言釋門之王道也

予向福達觀于沈純父先生具言其肝膽聰明才氣先生
曰此却於禪門上用不着稜稜圭角作用中時帶變術此
雲棲所謂狂也

雲間人乘蔡兵公海中未時鏡以田產不明與文貞家問
文貞亦疑諸子恣橫太常播呼一老紀綱云誰爲乃翁所
予置者竟數契誘一二無賴以強佔混告文貞大恚曰此

乃老夫編脩時交易尚爾牽賴餘可知已遂曲庇諸子及舍人見文貞明察巧墮太常術中諺語可爲長歎也

甲午長安有演象所講會主會者焦弱侯鄒四山雪松楊普菴從遊者姚養谷吾邑二朱舍人劉喜聞太史予初赴會顧涇陽先生意難之予曰無妨也弱侯大意以戒奸名爲第一義予曰所謂名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乎此入者名之所從出也避名必且去其實可乎試有千金于此畏清議故不敢輕受若等黃金于土塊吾不敢自信請諸公各于半且捫心弱侯曰何必爾爾朱舍人從中和之予正色曰吾輩自檢辭受取予聞稍不合禮義則家人門

隸皆相顧竊笑主人演象所議論若何今乃爾爾自家心上打不過衆人身上自然打不過故惡其聲者亦羞惡之一端也若戒好名便到不好名此小人而無忌憚之根也諸君默然鄒四山先生從中微解少頃弱侯又發一論曰一部十七史看來只爲四字子曰何曰道心惟微子曰某看來只爲人心惟危四字弱侯艱然子曰願諸公平心思之只爲人心危所以道心日微意各不相下而罷明日王柱山太僕遇于途大聲曰昨日好鬧會子曰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不數年主會者相繼收而此會遂散

夫理卽是人情彼周旋世故周轉時趨者其本心已失蓋

不情之甚者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天理之極則也。周末文勝至，戰國而諸子百家倍蓰六經。始皇以烈燄掃之大，是千古快事。波及六經，則矯枉之過也。當時可漆可壁，却是不曾焚若決意必焚秦法。至酷何以六經得傳至今。利口之覆邦家，亦此日而極。始皇一舉而坑之，又是千古快事。何以遷怒于儒，非也。叔孫通魯兩生四皓伏生，已公穆生申公蓋公新城三老，一一留爲漢高用，則當時所坑者，反覆縱橫之輩，非儒也。此二事，始皇大罪案。却於孔孟及世道有大功。張問達首論李載贊竟被逮劊獄中。此四明相業大是救世奇着。後生小子惡拘檢而樂縱肆卓。

吾却與以好題目新議論令悍然敢爲無忌憚掃滅程朱
正學將世道人心至于不可收拾于中甫曰卓吾才甚高
識甚奇極聰明男子但此等人足以動衆後世有述不獨
貽誤一時也

近世士大夫患其不禪若稍有禪意便是火坑中一帖清
涼飲且學禪者盡是梁武正宗若達摩西來意迥然河漢
久矣予嘗謂中甫以達觀和尚是鳳凰耶當縱之九霄之
外餐流瀝飽霜雪若餌以參耆貯以金屋鳳凰決被癡人
弄或不幸言之偶中然渠云礦稅一日不罷老僧一日不
出都門亦奇男子也

成殺不如息機蓋殺起于機忘機一切無事便萬物一體
矣目前機心總爲誰使戈矛斧斤其淺者也

千古第一等事是愚人做豫讓漆身吞炭三躍擊衣以報
智伯天下之至愚也方遜志捐十族以殉難建文君一轉
念便餒矣

寒素之家勤儉孝弟家雖不甚溫然內外大小一團和氣
忽生一才智子弟又或娶一哲婦狹小祖宗氣魄日夜營
生幹理其所入較前輒數十倍父母亦鍾愛之鄉里僕婢
噴噴稱歎微察其兄弟姊妹漸生嫌隙蓋以才上人人必
不堪巧于多取必有受其虧者卒至骨肉成仇元氣消耗

又不如向者儉嗇安分爲穩王安石之禍宋其病根生此
蓋自雄其才立身持論乃在市井商賈窠臼中未有仁義
而遺親後君聞國成家第一義聖賢所言不迂濶也

世人遇一物輒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
不顧這人失便宜予爲之惻然卽此一念日夕墮落其中
殊不自覺克之便可作跌非痛懲不能克也

徐文貞作相家人自南來每夜必私行詢其諸子舉動太
常甚惡馮御史孫宗伯直言令其家人作冷語私相謂曰
某膏腴近馮孫二家產二公意欲得之故與諸公子相左
相公遂疎馮孫御史後於穆廟時止以京兆衛致仕聞華

亭私憾也其然豈其然乎人能脫然於阿堵方可以正家
訓予此海忠介之不平於文貞也

達觀和尚語予王文成有二律鑄廬山石壁甚佳攷其年
月正征宸濠時作也筆亦道勁古人當倥偬軍旅神思安
閒灑落才氣橫溢于篇什筆札間故能成大功惜其詩不

記

處亂世吾得二人焉一日管幼安居遼東得蹊田之牛糠
置之涼處汲水飲之牛主慚而去其視躬三十年不其殷
迥與風以十日科頭三晷晏起自谷使在孔門不在冉閔
下其一文中子教授河汾陶鑄諸將相才爲文皇用所爲

隱居求志非沮溺倫也乃若陳仲弓送張讓之喪便是大踰閑矣以此免禍非鄒愿而何

鄒侯入咸陽諸將爭取珍寶何獨敗秦圍籍備知海內拖
宋八日之數房玄齡佐唐太宗攻破城邑降將敗卒可用
者加意慰藉聯屬此將相大畧也至今稱爲元勳豈虛也
哉

狄梁公及周爲唐心著功大然駭賓王一撥比于博浪之
椎氣銳事更難世以成敗論英雄皮相賓王爲文章士眞
不知人者也

靖遠伯王驥龍川之役爲四川訓導屠英所劾其言鑿鑿

看據王雖倖免刑書加祿進封之典亦寢在今磨英必逮
問歿獄矣

黃廉羅田人有巧思善製諸葛弩及諸兵器一富家子歷
之延至家密造諸器爲忽家所訐家立破乃知此輩之不
可輕近也

子房佐漢術近縱橫捐萬金爲韓報仇是其受用本錢去
曲逆遠矣

顧涇陽先生以乾道自處其力論建儲救淮撫是真擔荷
世道處賤爲閣銓二書惹出許多風波到底公論具在其
正脚處原高肝膽爲人處公而且厚也嘗與劉啓東評在

神宗朝人物必以先生爲第一先生嘗言造物斷不肯爲假人藏拙此真至言也

顧博士謙服文康公會孫也儂予一墨刻大書學吃虧三字乃文康公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朱文寧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推之孟言自反曾言日省顏子不校皆此學吃虧三字與義法世久方知二字可味良然

嘗謂仕宦及作家不可算盡算盡者造物必陰挫之以此冷眼權貴及里中大家往往坐是以敗先君子每云張果老倒騎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有味乎言之也 仲

章叔與予論及劉清惠公之品予怪其後之不振也叔曰是亦天道予曰何叔云公置身千仞之上却令人無立腳處言可三思 建功業忌銳圯上老人所以淡抑子房者推其銳也

雲門何氏語林諱良貴論賦法有經緯二冊一則以產歸丁一則以丁就產合之會計者無所上下其手矣國家立出票一存縣一付納戶一付徵輸者鈐印呼蚶蝶出票此良法也

予舟過呂山岸時有一石高二尺許上刻某字圩共田若干畝字畫漫漶當是每區每圩皆有之就此清查以圩合

區以區合縣則丈量之法簡要明白長興田地山蕩相傳國初信國公湯和丈量胥吏作弊者斬右腕其數多核江陵時倡清丈之議有司以溢額爲功丈田較舊更多中間有開山爲田以地作田者山數自應減又山難丈量大家巨室及里胥奸頑巧于侵隱甚至有千畝之山戶不存二三百畝者當時謂山數照舊不能什之六監縣因加出若干畝如舊額號曰復加山欺隱者利于免役復加者至今賄累安得一清此大害哉

國朝設里長委以催辦錢糧勾攝公務又于里長中提出殷實大戶號曰糧長長邑里長二百四十名分爲四十八

屬令糧長統領之良有淺意末流既久百弊漸生糧長之弊有二一曰大戶兼并侵漁小民一曰官府凌轅糧長供應難支然完納錢糧時衙門各役之使用銀匠之傾銷一切糧長任之小民不知也地方有水旱不測之災上司有不時之需糧長力可卒辦糧長既已委身公庭可以彈壓地方刁頑一切外侮自少其下鄉征收加倍者有之然荒歲流離糧長代小戶賠償或布縷或衣飾或牲畜量物准價發銀輸官通融乘除利害各相半于世宗末年正糧長賠累之極僮按院釐革其弊建均徭之法江南戶戶戶祝然而糧長之法廢矣糧長廢則官府緩急難以措手勢不

得不那借各櫃頭害一小民稱貸納官一至縣自頭門至堂上里胥至皂隸書手門子各有使費各處刁勒索二銀色不等必須傾銷一傾銷則銀匠作弊一至收頭處等有輕重刁勒索多端卽官府嚴爲隄防禁約小民情無從伸害三一遇年荒小民逃竄何處征收鞭朴日煩囹圄纍纍何由清楚害四糧長退而棍徒爲政全無體面小民日逐到縣輸納耳日日狎則視官長輕視大家巨室亦輕鄉棍與市棍合而詞訟繁風俗薄倘有假人命假盜情糾合株連便至破家蕩產害五彼此相較權其利害輕重乃知糧長之法不可廢也去其太甚者而已吳興諸大家強半起自

糧長昔之富翁挺身于戶役中于磨百鍊出來成一大家
今之富翁皆巧爲規避躲閃體面氣魄較前十不及一五
十年前尚有素封今直單戶已矣如吳十萬藏茶三皆以
布衣代長與獨發一年兌糧今士夫中有其人乎輸納糧
米以扇黧棘皮克之或私自折乾富家見詭詭自以爲能
可恥可笑先大人嘗言大家巨室一方元氣元氣各處蕭
索國運從之矣

陳筠塘公以兵泉再守吳興予語曰公只持斗酒與寮屬
縱飲湖山便養成光祿體段矣公笑問何故曰衆人患其
才必精力不足公獨患其才多精力有餘公前席駭問予

曰公眞人也身任七州邑事如家事然請謁不行則豪有力者怨各州邑所不能致之奸所不敢任之事公以一身兼之各州邑且以爲侵其權怨故事太守虛而彈壓各州邑今反實受事而聽雖黃于諸少年諸少年且舍其瑜而拾其一二以爲瑕予故願公持大體去太甚而已公曰子言其善奈熱中何安忍坐視諸赤子牽衣而泣誨者不爲之理哉

江陵時三輔有一令爲按君論劾公論獨原令又以憲體不敢究令遲久不決顧警章時理大名慨然爲令剖折令得復原官江陵遣其事有言凡檢按失論者照例卽爲照

雪不得回護憲體警章以此受知江陵時大名守桂天祥
與理左考選不與名江陵手拔之顧感國士之知江陵身
後語及絮泣不已予與許敬菴先生品時流節取顧先生
評曰長孺亦愛之耶予避席曰日今已無此矣問何以故
曰今之附執政者當其將敗或寢疾輒假他故別抱琵琶
甚者自簡及戈自爲地警章之淚何可抹殺耶先生默然
陸莊簡真能用禪者也黃庭翠石楚陽真能脩禪者也陳
思圖真能苦禪者也布衣而真禪其徐聲遠乎密藏禪而
幾先者也蓮池禪而實行者也達觀禪而佚者也憨山禪
而才者也

嘗欲定從祀公案庚戌冬與劉靜之職方詳議之如漢之
武侯唐之贈陽宋之武穆文丞相明之方正學比之四配
或稍遷較聚歛之求短喪之我豈遽出其下哉而况又下
此者乎或曰崇祀專重學術爲明道也子曰武侯濟泊寧
靜二語出師二表旌陽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武穆盡
忠報國四字文丞相正氣歌與孟子養氣輝映千古方正
學文章純是儒者合之子夏賢賢易色章豈非聖學之羽
翼乎靜之首肯予言時劉念臺亦以爲然

有倭人演蘇子卿雪窖事者窖中饑困已極衛律度其必
死故使人以胡漿啖之子卿一見衛使大叱取其漿而覆

之時傷觀者凜凜肌粟若子卿至今不或嗟乎人亦何常
之有抗之則青雲墜之則濛濛雲與濛濛皆吾自爲之說者
曰天寶佑子卯恐未必然天卽子卯之神也

避亂五箴

五箴已刻文集中余石之言切
裨身世故復入是編以當座右銘

予友金沙穆仲淳嘗言欲求避亂地予謂避亂不在地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無之而不可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
非昔賢所避者乎今何如矣留侯曲逆隱於兵間東方曼
倩避世金馬門地亦何常之有因爲子弟定五箴行此五
者庶幾言忠信行篤敬之旨也夫

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哺兒是真
無假推誠量力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滿吾志世方攘攘
禍福無門衆人之繫命天道所憑欲必與聚惡勿忍施時陰

行善是名廣慈

習勞

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伏處陶公運甓武侯躬耕聞雞起舞壯哉祖生嗚彼乳臭情厥四體如戶樞蠶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於異人衝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超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賁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床第

甘貧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

無路斯犬機鶴至今隕涕舜跖之徒一微干駟利害毫髮
卽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勵俗先從動恐水飲
蔬食澹有餘味

挹損

盈便是惡下卽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曰損其次
不先日中必其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盡可違胡身退思
進有餘地竭處前趨旋踵輒顛屛卽之幾倚伏可畏

密藏

真元不足而多驕陽元神不蓄乃敢歟張古之至人超越
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於壑藏溪於山

行無軌跡游戲人間

跋

先王父正氣亮節不徇僂俗通籍四十餘年居官僅
閱年許與高忠憲劉鼓山諸先生根極性命綱維名
教從敬菴許先生涇陽顧先生遊講學之餘屏跡箬
上之西山不竹傲謝公絲竹荒地暇日聞見所及上
自君卿下逮士庶暨夫閨範方技家規庭訓足垂法
戒者節錄成編曰西山日記論斷所寄字句凜然先
君子日手一帙示余小子曰王父手澤如新不啻耳
提而面命也持躬涉世應務燭幾悉備於是小子識
之迄今數十年不敢旦夕置癸亥秋託跡蘭亭身日

反

閉年日邁閱世日益多玩索是編愈日益勤撫今憶
往凡所經歷率循推準猶夫耕有畔而織有幅而於
倫常之厚薄卜世業之昌替尤若影隨响答焉信先
君子省誠有素故以勗余小子諄且切也竊慮歷久
殘缺浸假而湮沒也則蹈知而勿傳之失以負先君
子舉授意敬壽梨棗用備海內藏書家牙籤萬一裨
助韋弦揣匪淺恥仰先王父立德立功而外所以立
言者又庶見一班云爾

康熙歲在戊辰仲冬孫男世鴻百拜敬述於稽山之
果育堂